

宿 喀 墓 詩 留

趙亞平 著



雨而至寒以私言也
已是無言了太忙將已忘掉
倘也忘却未之忘未忘掉
待到山中煙霞时她已暮也

矣

封面题字 刘永山
责任编辑 崔利波
封面设计 邹本忠

而而而事以私言而事而
了是熟而了事外将了事外
俏也而年事之老事老松
待而以老烟慢时地老葉中

ISBN 978-7-5610-5535-9

9 787561 055359 >
定价：28.00 元

宿
而
廬
詩
集

山東

趙亞平 著

辽宁大學出版社

而石至寒江孤雪更蕭疏
已是無言了太極終了也極情
借也而今寒江孤雪未相
待而山石縱橫時地空蒙中

矣

©赵亚平 2008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鹤鸣庐诗思录/赵亚平著. —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2008.1

ISBN 978-7-5610-5535-9

I. 鹤… II. 赵… III. 诗歌—文学研究—中国—当代
IV. I207. 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97127 号

责任编辑：崔利波

封面设计：邹本忠

责任校对：金 山

辽宁 大 学 出 版 社

地址：沈阳市皇姑区崇山中路 66 号 邮政编码：110036

联系电话：024—86864613 网址：<http://press.lnu.edu.cn>

电子邮件：lnupress@vip.163.com

沈阳市第六印刷厂书画彩印中心印刷 辽宁大学出版社发行

幅面尺寸：148mm×210mm

印张：11.75

字数：340 千字

2008 年 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610-5535-9

定价：28.00 元

白桦林里嘶哑的军号吹断春和大河，千帆归鸟飞向另一个
时空界域。你唱那首歌时，醉意浓时，木土飘落，圆缺的月光和草长莺飞上架。
——诗祭吾师文海先生。——诗祭吾师文海先生。——诗祭吾师文海先生。
——诗祭吾师文海先生。——诗祭吾师文海先生。——诗祭吾师文海先生。

诗魂祭

(代序)

公元一千九百六十八年六月二十二日。无边的暗夜正覆盖盆般地笼罩着尘寰万类，天幕上那些原本温情脉脉的星眸有如为魔祟控制而变得杀气腾腾。它们映着幽幽的冷光，簇拥着悬如斧钺的钩月窥觑人间，仿佛一意要研戮那些儒雅生灵的贱命残躯而醢之，以借助其狂欢胜利的野蛮的筵宴。

新民县第七中学校园内所设置的“牛棚”里，一个已被摧残得羸弱不堪的颀长身影以如厕为名，轻而易举地摆脱了“造反派”们的缧绁羁縻，从容镇定地穿过他昔日曾用全部心血沃灌而如今却早已狼藉狂狂的桃叶李枝，踉跄蹒跚地走向空阔苍凉的朔野。在大自然的怀抱中重获自由的感觉使他心中瞬间爆出了求生的火花，然而又倏然熄灭于寒凉的夜气之中了。他在榛莽丛中彳亍前行，不敢回顾，惟恐自家窗前那道因牵挂而彻夜不熄的灯光将其重新招回那本已无爱、无望且无理的人间。不久，那白皙、清癯、刚毅、威严而又闪烁着人文之圣洁光辉的中年容颜，便被苍茫魆黑的暮夜无情地吞噬了……

“阶级斗争形势严峻！”“走资派兼反动权威畏罪潜逃！”“抓回来非打死他不可！”“再踏上亿万只脚教他永世不得翻身！”……只有在偶尔的空寂中尚余丝缕斯文气息的夜之校庭，霎时间又彻底变成了干戈扰攘的血腥沙场。“红袖标”、“绿军装”们个个青面獠牙，鼓吻奋爪，剑拔弩张，如临大敌，不停地爆发出鬼蜮般的战叫；无数手电筒的光柱機關般地狂劈乱刺，搅得一园夜色恐怖而狰狞，就连原本为夜之主宰者的鸱枭也被惊吓得四处狂窜。

一个年仅 16 岁的少年，大睁着惶悚而迷茫的双眼木鸡般地呆立在秽草丛生的校园甬路上不知所措，稚嫩的躯体抖颤得如同风雨中的黄叶树。他的心完全被一只不祥的巨爪紧紧攫住，作声不得，流泪不能——当然也绝不会有任何恻隐之心未泯者走来管顾他，安慰他。

幽暗、喧嚣、悖罔、魅影蹈舞翩跹的漫漫冥夜……

翌日，当血色朝暾又君临寰宇并一如既往地向人们炫耀它赫赫炎威的时候，那个稚气尚浓的 16 岁少年和他病弱的母亲，终于被传唤去养息牧河畔收拾那“已拒绝人民”的“死不改悔”者的“罪恶”的尸骸了。

浩瀚无垠的细沙河滩枯骨铺就的一般，惨白而冷寂。惟见几株卑微猥琐的小白杨，借助骄阳的赫光倨傲地碧绿于沙丘之上，不无得意地向自然界的蝼蚁之辈夸饰着自己生命的伟力。而那个在暮夜的掩护下“畏罪潜逃”的中年书生恰好尸横其下，仰面苍穹。他苍白的脸颊泪痕阑干，大开的眼睛空洞迷茫，微张的唇齿似有所语。殷红的血洋溢躯下，泅湿衣裤，浸透白沙。他头朝西北，如枕十几米外之清流；他脚向东南，似踏几十里外之碧峰……

那几株小白杨虺蛇般的虬根因争吮人之鲜血而显得异常的亢奋、昂扬。

这便是平生铁骨铮铮、忠心耿耿、事业煌煌、才名赫赫的父亲的最后结局么？那个 16 岁的少年顿感雷霆震荡，乾坤翻覆，身躯蹒跚，心魂战栗。他如闻猛虎的狂啸和孱鹿的哀鸣，他似见凶鹫的利爪与驯鸽的败羽……然而，却始终没有千秋刽子与看客们一贯喜欢观赏的孤立无助的遗属们抚尸大恸的壮观场景的呈现，这就使令怀有异常强烈期待心理的众多围观者出乎意料，大失所望——惨红、惨绿、惨白……天地间一片斑斓；但那个 16 岁的少年竟没有被如此强烈的视觉冲击击倒，他控制住了刹那间的眩晕，僵立在那里，仿佛凝固成了一尊石雕。

哦？眼前的惨烈场景怎么这般熟悉？这岂不是父亲生前常讲的两千年前屈灵均自沉汨罗的悲怆故事的翻版么？这岂不是父亲

生前常说的 800 年前岳武穆被难风波亭的惨凄历史的再现么？——39 岁，英年殂没，父亲恰与岳飞同寿！你看他那尚未闭合的眼和嘴，莫不是还在对着皇天后土悲吟着《离骚》、《天问》、《满江红》等或凄美或豪壮的诗章？

“自古以来诗词便与文人的生命同在，像李白、陆游、文天祥、谭嗣同、秋瑾、续范亭一样，临终前总要诗词以自祭，然后才能死而无憾，欢乐归阴。父亲是文人，是诗词家，他一定会有绝命诗章！”这个 16 岁的少年仿佛听到了由于渴求而从自己心底发出的凄厉呼叫。于是，他将电掣般的寻觅目光扫向了“红袖标”、“绿军装”们。此时，“红袖标”、“绿军装”们正一脸峻刻地反复翻检着那几张纸页，似乎还要从中透视出“黑话”好再罗织“死有余辜”的新“罪状”。然而，最终他们还是失望地将纸页丢给了他——而那果然就是血痕、泪痕与墨痕融会而成的父亲的遗书！他双眼迷离、浑身战栗地捧读着。但是，那遗书上面绝无风雅韵语，甚至也绝无烦冤怨言，唯有一些忠诚与自责之类的无可挑剔的时髦套话凌乱地敷陈其上；只是那遒劲流丽的硬笔书法仍透射着虽是暗夜也无力遮掩的熠熠寒芒。“寒塘渡鹤影，冷月葬诗魂。”他伫望着碧血与碧水酿就的滚滚河涛，心底不断涌生着父亲生前曾吟诵过的《红楼梦》中的诗句——诗谶！

看客们竦身如鹤，注目如鹰，引颈如鸭。然而，绝不会有谁能够知晓，就在此时此地，那个 16 岁少年正穿越历史时空，思接千载，梦入潇湘，神飞西湖；更绝对不会有人能够知晓，就在此时此地，那个 16 岁少年的亡父那不泯的诗魂正悄然地荡入他刚刚洞开的心扉，从而在这文化洪荒的严酷年代里，庄严、神圣而又迅疾地完成了伟大文化生命的涅槃与轮回！这幽明悬隔的两代人冥冥之中的精神融会与文化传递，将使溘逝者灵魂超生，苟活者境界豁朗，赵氏家学渊源不竭，中华国学薪火不尽……

另一群“牛鬼蛇神”奉命唯谨，用一方血色棺木草草殡葬了那“死不改悔”者的“罪恶”遗骸，以彰显上苍“以德抱怨”的悲悯襟怀——然而，这也便埋葬了那个 16 岁少年的最后一缕稚气与最后一滴眼泪。他已无暇顾及并揣摩大千世界中那些有恶意

与无恶意的“看客们”的种种脸谱与种种心态，凝重肃穆地珍藏着父亲赋予的诗魂，在不知何时降临的潇潇风雨中平静地离开了这冷寂的荒津古渡。

从此，那个自号“鹤羽”的16岁少年便挟着先父赋予的诗魂，以公元一千九百六十八年六月二十三日为发轫，飘然地遗世独立，唯在青灯黄卷中“上下五千年，纵横八万里”地任情驰骋，开始了他漫漫修远的中国古典诗学的文化苦旅。

在一个“风萧萧兮秋气深”的日子里，那个16岁少年带着“美人千里兮独沉吟”之意概，来谒祭父陵。一路上，他哲思丛集：中国这个古老的农业民族孕育出来的诗人往往饶多忧患意识，而这种忧患意识又往往源于他们对一去不返的时光的震恐。于是屈子悲吟：“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于是太白怅叹：“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于是历代诗章中也便有了朝露晞、秋蝉鸣、桃花落、草木凋、更漏催、寒暑易等用来表达光阴易逝的诸多原型意象的涌现。这种骚人韵士的时间意识，其实即轩辕嗣裔的生命意识。从个体生命视角观之它是“无可奈何花落去”，而从整体生命视角观之它则是“似曾相识燕归来”；前者催生或奋进或享乐的尘世生命意识，后者则催生或超脱或随缘的宇宙生命意识。在时间法则面前，父亲平素里既未曾选择“对酒当歌”的倜傥，临终前又不能选择“直挂云帆济沧海”的慷慨，于是便去寻求“任你天地移”、“委身任去留”的解脱，瞬息间超越了时空因果及物我人已进入大化，与生生不息的自然合一，与日升月恒的天地同在，唯遗诗魂于人间——这岂不是尘世生命意识的升华与宇宙生命意识的显现么？

那个16岁少年在“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的一片秋声里，独立苍茫，仰瞻俯眄，唯见衰草枯杨、白沙碧水而已，唯觉前尘往事、如真似幻而已。“三尺孤坟何处是？”迷离惝恍间，他似见在丘冢般的苍穹、棺椁般的碧野和祭品般的诸相等整合而成的永恒且宁静的时空中，一缕光华炫耀的诗魂在自由自

在地飘翔，赛腾……他深信，那必定是父亲的意旨——再度酿制其生命的缺失体验以励其志！

以上是我——上文中的那个 16 岁少年，封存于心灵深处近 40 载的一段家庭劫难与人生坎壈，当尽可以毫无顾忌地回眸旧事的知命之年，借出此书之机将其袒露于读者以俟卓裁。也许因文字表述过于典型化、心灵化而使它太像虚造之小说——然而，那又确为我彼时生命历程之真实写照！就是这刻骨铭心的少时缺失体验，彻底改变了我的生命轨迹，锁定了我的生存方式、情感方式、思维方式及行为方式等，即我把用中国古典诗学的形象思维、逻辑思维铸就的文字同父亲进行心灵对语当成了毕生的责任与使命。《鹤鸣庐诗词集》出版如此，此书出版亦如此。其实，即或将上述文字作为小说来解读也绝不会有偏颇之失，“十年一幕反修剧，万户千家长恨歌”，而父亲之厄劫及我家之厄境不过是那个“大革文化命”年代的缩影罢了。

在父亲溘谢后的数十年时间里，曾有两个问题令我劳神焦思，苦索冥搜，即作为那个年代无数“怀信侘傺，忽乎吾将行兮”的知识分子中的一员的父亲，其“大好头颅轻一掷”的原因究竟何在？其“头颅掷处血斑斑”的意义究竟何在？

对于第一个问题，时之论者往往将其归因于在畸形政治威压下无法掌控主体命运的知识者的无奈抉择。我则以为此论未免流于浅表。当年陈寅恪先生曾断定王国维的死因在于文化，即新旧两种文化激烈冲突的结果。余以为此论颇为“令人发深醒”。亘古以来，中华知识精英对母体文化的钟情与眷恋便往往有甚于身家性命，因而中国古典诗学素有“生命诗学”之称谓。父亲平生魂之所系则主要在于教育和文化，而在这两方面的一意痴迷曾致令其成就斐然，声名显赫：他所领导的学校曾在辽宁境内树起一面光彩夺目的大纛，他在文史、书法、音律、鉴藏等方面造诣曾使其在潢南儒林中荣膺“才子”之盛誉。父亲雅好韵语，尤工诗词，我自幼就是伴随着他的融融弦诵之声成长的，以至于那悠扬的旋律迄今仍常在我耳畔回荡。“令尊那非同凡响的诗词功力

曾使家父钦伏之至。”某前清秀才的嗣裔曾这般对我回忆道。然而，在他过世之后，我虽翻箱覆箧、掘地圮墙也未曾觅得他自铸的一诗一词。但我坚信，他一定会有诗集，而那诗集在分析“黑话”之风盛行的年代里是断不敢轻易拿出来示人的。那么，这逸响伟辞一定是连同家藏的牙签玉轴一起葬于“文化大革命烈火”了吧？鲁殿“灵光岿然独存”而不隳的奇迹于彼时代能几何哉？“林黛玉焚稿断痴情”，那是怎样痛不欲生的绝望之举呵！——至今，我心灵的底片上依然清晰地闪现着当年父亲夤夜偷焚堆叠如山的文化典籍的悲壮一幕：他庄严肃穆地端坐于灶前凝然不动，一任祝融的赤舌疯狂地舔舐着他那写满幻灭哀情的面容……在敌我阵线判然分明的英雄时代，忠臣烈士们慷慨赋诗以捐躯是何等的痛快淋漓！可在那场泥沙俱下、鱼目混珠的“群众运动”中，纵然鲁迅再世，也是难以迸出“怒向刀丛觅小诗”的恸愤呐喊的。因为当忠诚的诗魂正在为自己所处的盛世引吭高歌之时，那突变的风云却要压摧自身了，于是他们便大都在迷惘、痛楚中“自问是何人”。“入溆浦余儻徊兮，迷不知吾所如。”“宁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也。”他们当时处境虽有类于屈原，然其巨怆深恸情愫与复杂矛盾心理却又百倍于他。我曾遍翻“文革”史料，惊愕地发现了这样一个事实：在此期间，老舍、邓拓等无数有着相同遭遇的知识精英，临难竟无一人赋“绝命诗”以明心志！“痛绝人间风雅尽，诗魂遽尔赴泉台。”1974年春我曾这样赋诗诠释父亲之死，而且直至今日我依然深信，我可怜的父辈们当时主要不是死于政治的畸变，而是死于文化的缺失；他们不是政治的牺牲品，而是文化的殉道者——他们是唱着文化式微的挽歌，带着文艺复兴的幻梦，在哀痛与欢愉的交织中，从容地走上了黑色的绞架。

由上述视角观之，第二个问题便随之有了明确的答案：在那场致令斯文扫地的“史无前例”的运动中，“三尺微命，一介书生”们普遍采取的“杀身成仁”的自戕之举，绝非毫无价值可言，实际上却是殉道者群体用鲜血和生命谱就的充满崇高感和悲剧美的维护文化尊严与文明传承的壮阔史诗。这史诗便是华夏民

族之魂，华夏文化之根。它如黄钟大吕，警世醒心；它似惊涛骇浪，熄火消燔。终于换来了改革开放的全新时期，终于换来了文化振兴的伟大时代。——如今正“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遍长安花”的年轻的中华学人、才人们呵，对殒命于那个特殊年代的前辈“诗魂”，你们所拥有的态度不应该只是悲悯，只是漠视，甚或只是遗忘，而宜用你们汪洋恣肆的词笔为其树起祭奠的丰碑，用你们乘风破浪的诗帆告慰其英灵于九泉之下！

3年前的今天，《鹤鸣庐诗词集》付梓；3年后的今天，《鹤鸣庐诗思录》杀青。当我将如上聒絮与如下繁芜奉呈给人间读者与泉下“诗魂”，并为竟然拥有这一艺术一学术的姊妹之篇而自鸣得意的时候，猛然间，陆放翁之嘲《阿姥》诗来撞心怀：“城南倒社下湖忙，阿姥龙钟七十强。犹有尘埃嫁时镜，东涂西抹不成妆。”我虽非妪媪，亦未届古稀，然东拼西凑，不成系统，则确为此书之明显疵弊。

我不胜惶悚……

作 者

2007年8月8日于鹤鸣庐

目 录

诗魂祭（代序） 1

研究篇

试论中国古典小说创作的诗词羼入	3
凌云剑气太白诗	18
从杜甫与白居易的忧民歌吟看主体的“仁”格差异	36
林林总总“白日梦”——中国古代“记梦”诗内容综述	52
关于“新词入旧诗”的思考	67
“我”很重要——试论诗词创作主体在表现社会性 重大题材时宜有个体性审美视角	88
“诗教”与“师教”	95
咏史、怀古歌吟中的忧患意识	103
金元文学史略	113

鉴赏篇

《鹤鸣庐诗词集·赠内三十韵》注释与赏评	143
《鹤鸣庐诗词集·有感于伊拉克博物馆在战争中 遭劫四首》注释与赏评	146
苏轼赤壁词中“人道是”三字境界探胜	150
并置的意象 流动的情感——解读马致远的 《天净沙·秋思》	153
生命缺失体验的终极补偿——陆游诗《春游》与《示儿》 解读	156
儒雅赋咏 弦歌不辍——解读沈阳大学新民 师范学院两首旧校歌的传统文化内涵	162

创作篇

诗思二题.....	173
锤炼名句 铸造诗魂.....	180
“陌生化”了的“诗家语”——以《红楼梦》中 钗、黛之咏物诗词为例.....	186
道是无缘却有缘——“五四”诗苑中新旧传承之一瞥.....	194
“卑落尘埃心力蹙，高居坛坫魄魂安”——谈我喜欢诗词 的缘由与从事诗词创作的历程.....	202
中国古典诗歌中常用固定抒情意象百则例释.....	205

教化篇

古诗词教学要注意美感效应.....	265
序中华诗词童蒙读物（两篇）.....	270
为小学生解诗（五篇）.....	274
关于在师范院校大力发展诗词教育的思考.....	279
“如何在师范院校发展诗词教育的研究”研究报告.....	284
星夜谈诗录（文言）.....	316

附一：鹤鸣庐诗词拾遗

一、诗赋三十七篇	320
二、楹联三十副	335

附二：鹤鸣庐诗词解读

一、诗词六首	342
二、文章三篇	344

研究篇

本就熟谙诗词的小说家。晋人柳冲的那首民歌《怨歌行》中竟有这样一句：“长歌行，乐府之双声韵文同。”

试论中国古典小说创作的诗词羼入模式

自唐宋始，小说和诗词这两种不同的古典文学样式呈现出了互渗相涵之态势，亦即文人们开始有意识地在文言和白话小说创作中羼入诗词韵语，从而形成了散韵相间的中国古典小说的固定表达模式。这种带有鲜明民族文化特色的中华文化奇观的展现，是有着社会文化背景、作家审美趣尚、读者接受心理等多层面、深层次的历史渊源的。羼入小说中的诗词韵语具有题材广泛、体裁赅备、措置有度等突出特征，在小说中极力发挥着彰显主旨、寄寓情理、渲染氛围、烘托形象、刻画性格、剖析心灵、贯穿脉线、展开情节等众多而又独特的审美功用。这种文学表达对促进当时小说的发展繁荣、诗词的传播流布及人们的鉴赏解读等均意义重大。至于对素来为论者所讥评的“繁芜”之弊的审视，当有历史的视角与辩证的目光，不能因此而对古典小说羼入诗词这种创作模式本身作通盘否定。

中国古典文学发展史的长河，流至唐代而湍涛骤起，出现了文言小说“传奇”和诗的繁盛局面；流至宋代又激浪涌生，出现了白话小说“话本”和词的繁盛局面。但是，在唐宋文坛上，由上述两个“变迁”而衍生出的另一种“变迁”却更加惹人瞩目，那就是小说和诗歌这两道澎湃的潮流开始了相互间的渗透、整合、融会，亦即文人们开始有意识地在文言和白话小说创作中羼入诗词韵语，从而形成了中国古典小说散韵相间的固定表达模式。唐宋之后，小说遂逐渐取代诗歌而成为文学领域里波澜壮阔的主导潮流；然而，诗歌也并未就此止水安澜，除仍在自己古老的堤防内涛声依旧外，还沸溃渝溢，不断将其激情的浪花注入其他文学样式的河道，使小说

的主流中更加喧嚣着诗词韵语的嘈杂大音。这种小说和诗歌两类不同文学体裁双水合流、互渗互涵、相融相契的状况，至清代标志着我国古典文学最高成就的长篇小说《红楼梦》的问世而终抵美玉无瑕的最高境界（关于《红楼梦》中诗词曲赋的妙用，蔡义江先生已有专著论及，本文则不再作重点阐述）。嗣后，这种诗词羼入小说的热潮虽渐趋消歇冷寂，但作为一种模式被真正颠覆解构，还应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的西方小说写法垄断中国文坛。

自唐传奇与宋平话始，文言和白话小说创作中“多插有诗句”的写法，^① 已然成为“小说家旧例”，^② 是我国古典小说的主要表达模式。统观寰宇文坛，除受汉文化影响颇深的某些国家的某些作品（如日本的《源氏物语》、朝鲜的《春香传》等）外，这种散韵相间的创作几乎就是举世无双的，在小说叙述体例上可谓独标一格，在诗歌呈现方式上可谓别开蹊径，是民族传统文化的特殊形式，是世界文学领域的特殊景观。然对这种颇具民族风格与历史特色的艺术之美，今之论者却大都不以为然，视小说中的诗词韵语为附加闲文，短钉繁芜，固当删削，更很少有人对诗词韵语羼入小说的缘由、特征、功用等详加论述。兹试推演寻绎，俾补阙遗。

古典小说中羼入诗词韵语，这种文学创作现象发生的原因至为复杂，下面仅从社会文化背景、作家审美趣尚、读者接受心理等三个层面加以诠释。

（一）社会文化背景

诗歌是我国最为古老的文学样式，从《诗经》那“开宗第一声歌里，便预告了他以后数千年间文学发展的路线”^③ “诗——抒情

① 张友鹤：《唐宋传奇选·前言》，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7页。

② 凌濛初：《初刻拍案惊奇·拍案惊奇凡例计五则》，春风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

③ 《闻一多全集（第一册）·文学的历史动向》，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202页。